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廿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兼司庫維繫編

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宰相琦子也蔭爲將作監簿第進士歷
給事中官制行章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
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事當封駁則與執政異何
稟議之存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祀使事之當下者自
從其所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詔皆從其議元祐中累
擢知樞密院事紹聖中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
州忠彥初以用兵西方非是願棄所取地以息民力至

是坐降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徽宗立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時蠲逋負敘復流入忠直若知名之士稍收用號小元祐云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爲右相曾布黨所排出知大名府蔡京爲相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秩懷州居住又以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後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太僕少卿治子肖胄亦登政府別有傳

韓忠彥輔徽宗之初政善矣不幸與群姦同事

相谷故曰一薰一蕕十年尚亦有臭夫其初也
希其連竄也以蔡京帝皆不之庇獨於京則四拜相
而寵彌隆迄于禪位嗚呼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
心是顧是復厲王所以奔于彘也帝甘蹈前轍何哉

趙挺之

張商英

兄唐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趙挺之字正夫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授登
棘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召試館職爲祕閣校理遷監察
御史初在德州希意行市易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
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軾曰聚斂小人豈堪此選至

是挺之劾軾誹謗先帝既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歷
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徽宗立爲禮部侍郎拜御史中丞
曾布知禁中密指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
諸人不遺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
郎時蔡京獨相帝謀置右輔挺之以京薦拜尚書右僕
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
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
星見帝默思咎徵罷京除京諸蠹法召挺之曰京所爲
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右僕射京首興邊事連年用
兵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挺之退謂同列

自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已而京復相撓之仍以
大學士使佑神觀卒贈司徒諡清憲

商英字天覺蜀州人長身偉然豪視一世章惇繼
夷仲悔郡縣商英知南川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
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
薦諸王安石擢至監察御史坐論樞密檢詳官劉奉
世語侵樞臣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
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
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壻王滂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
爲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宗初爲開封府推官

諸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庾詞有老僧
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
東刑獄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
大臣極力攻之疏論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
朋儔譏議先帝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呂武
乞追奪光公著贈諡仆碑毀象又言文彥博背負國恩
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
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
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押闥

以類此惇譚交惡商英助惇傾譚哲宗不直商英從
司員外郎尋責監江寧酒遷至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
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
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
雅與善當制過爲褒美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
議政不合數詆京御史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
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知
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大觀四年京再逐
起知杭州過闕賜對留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
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京又盜國柄中外怨

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爲政持平大革弊事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京遂復用未幾太學諸生爲訟冤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職卒贈少保商英繼蔡京作相小變其政故蒙忠直之名向崇賜文惠天下不謂然况唐英

唐英字次功及進士第調穀城令英宗繼統上謹始
云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惑宸聽者帝不豫皇太
后垂簾又上書請立皇太子神宗卽位擢殿中侍御史
薦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左右未幾卒唐英
有史材所著有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

劉正夫字德初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元豐八年預
南省奏名後歷太常博士除左司諫入對徽宗語及蔡
卽獄徐引尺布斗粟之謠以對帝感動遷至給事中蔡
京據相位正夫附翼之京罷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
劉達次骨而達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縱獄

諷有司追逮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辭
留爲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
紫宸朝罷袞衣閒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
可閒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召爲工部尚書拜
右丞進中書侍郎帝喜其不與京同擢拜特進少宰屬
疾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徙節安
靜軍起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卒謚文憲再贈太傅
正夫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用晚
年築第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

何執中字伯通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亭二州判官

有妖狐久不竟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言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彊角諱耳卽引伏知海鹽縣邑人紀其政有十異入爲太學博士選爲王府記室轉侍講徽宗卽位歷遷吏部尚書兼侍讀辟雍成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爲士論所貶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爲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執中與蔡京竝相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

執中惡其出已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在台州起遷
人石慼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必死瓘語在瓘傳會
正宰相官名自少保轉少傅爲太宰又遷少師封榮國
公輔政凡一紀被疾以太傅就第其在政府嘗戒邊吏
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置義莊贍宗族性復謹
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太平則始終不能自克卒贈太
師清源郡王諡正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第進士崇寧中遷至中書舍人
直學士院居中爲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居中爲
重由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訕

中坐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初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後宮於居中無所賴乃以外戚兼政辭改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墨變免趙挺之相與劉逵謀盡改京所爲政未幾帝悔更張之暴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對語同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居中厚責報京京言不效怨之乃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

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
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如正位中宮以嫌罷爲觀
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
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
少保太宰使伺察之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
滯士論翕然望治丁母憂旋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
終喪服除以威武軍節度使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
少師連封崇宿燕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遼復
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居中力陳不可由是議稍寢其後
童貫政遼日蹙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事

以而勤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進太保自陳無功
不拜暴卒贈太師華原郡王諡文正帝表其隧曰政和
亮醇信宰臣久正鄒居中之墓時又有安堯臣者亦
嘗上書論燕雲事謂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
之釁徽宗然之命以官後竟爲姦謀所奪堯臣嘗舉進
士不第惇族子也

論曰國有小人雖治世不能免然未有叢集蔓引若徽
宗朝者自韓忠彥罷而蔡京進相繼爲宰執皆京之徒
也趙挺之由其推拔張商英過爲褒譽及競利爭權遂
相傾構方京罷而政更帝頗動念鄒居中與劉正夫力

援之責望弗償復揚其惡正夫與劉達雅相善達既改
京所爲則正夫可樹恩於京耶何執中謹事京漫無可
否然與居中合擠商英決非爲京地矣夫此五人者其
他行事槩不足道卽其寮友異同尤徵險狡歐陽子曰
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觀此信然

張康國

朱諤

劉達

林攄

管師仁

侯蒙

余深

薛昂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
尚書蔡京薦提舉兩浙常平推行役法徙福建轉運判
官歷崇寧不三歲連遷中書舍人仍不試而命未幾

翰林學士至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初張景憲死
籍者詳講議司編纂章牘康國皆預密議故汲汲攘之
及得志寢爲崖異徽宗惡京專愎陰令沮其姦嘗許以
相一日康國朝退暴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
疑中毒云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簡

朱諤字聖與華亭人初名紱進士第一崇寧中爲給事
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帝曰今朝廷
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曰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
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汴隄一角墊陷乞修葺如許
細故何足論哉俄兼侍讀徙兵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初